

福楼拜小说全集（中）

目 次

情感教育	王文融译 (1)
第一部	(3)
第二部	(107)
第三部	(305)
圣安东尼的诱惑	刘方 译 (457)
一	(459)
二	(471)
三	(491)
四	(501)
五	(562)
六	(608)
七	(615)

情 感 教 育

——一个年轻人的故事——

王文融译

第 一 部

—

一八四一年九月十五日晨六时左右，停泊在圣贝尔纳码头的蒙特罗城号轮船即将启程，烟囱里冒着滚滚浓烟。

乘客们气喘吁吁地赶来。大桶、缆索、盛衣服的篮子堵塞了交通。水手们对谁都不答理。大家你推我挤；行李高高堆在两个绞车卷筒之间。从金属板炉栅里冒出来的水蒸气，把一切笼罩在淡淡的雾霭里，咝咝的声音盖过了人群的喧嚣，船头的大钟不停地响着。

轮船终于起航了。商店、船坞、工厂林立的两岸，好像两条宽大的带子，飞快地向后滑去。

有位留长发的十八岁青年，胳膊下面夹着一本画册，一动不动地待在舵旁。他透过雾霭，凝视着一座座不知名字的钟楼和大厦。随后，他向圣路易岛、巴黎旧城和圣母院最后扫视了一眼。不一会儿，巴黎看不见了；他长叹了一声。

弗雷德里克·莫罗先生，新近从中学毕业，在攻读法科之前，回塞纳河畔的诺让城消磨两个月的假期。此前，母亲给了他必要的盘缠，打发他到勒阿弗尔城去探望一位叔叔，指望这位叔叔将来能把遗产传给她的儿子。莫罗先生头天才从勒阿弗尔归来；他特地选了一条最远的路线返回家乡，以弥补未能在京城逗留之缺憾。

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。大家在各自的舱位上坐好。有几个人站着，围着锅炉取暖。烟囱吐出缕缕黑烟。嘶哑的喘息声缓慢而有节奏。铜板上滚动着点点露珠。随着船身内部的颤动，甲板也在抖动。两个机轮迅速旋转，拍击着河水。

河两岸是沙滩。沿途可见一排排木筏，在波浪回旋中随波荡漾。有时还能看到一艘无帆的船，一个男人坐在船上垂钓。随后，浮云散开，太阳出来了。塞纳河右岸丘陵逶迤，高度逐渐下降。可是对岸又突然冒出一个山岗，离河岸更近。

这座山上，一些意大利式屋顶的低矮房屋掩映在绿树丛中，屋前是一块块斜坡花圃，花圃之间被新砌的墙、铁栅栏、草坪和暖房隔开。一盆盆天竺葵有规则地摆放在人们可以凭倚的平台上。望见这一幢幢如此宁静而又雅致的住宅，想当房主的何止一人！只要有一张好台球桌，一艘小艇，一个女人，或者其他梦想的东西，便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。水上旅行的新鲜乐趣，容易让人发泄感情。爱打趣的人开始讲笑话，许多人唱起了歌。大家都很快活，一杯又一杯地斟酒痛饮。

弗雷德里克想着回家后将住的房间，一出戏的梗概，若干幅画的主题，以及将来的爱情。他发现配得上他高尚心灵的那份幸福，至今迟迟不来。他给自己朗诵一些伤感的诗句，在甲板上快步踱来踱去。他一直走到大钟那边的甲板尽头，只见在旅客和水手中间，有位先生正对一个农家女子甜言蜜语，同时用手抚摸挂在她胸前的金十字架。这是一条壮汉，年纪四十开外，头发短而拳曲，粗大的腰身把黑绒礼服抻得鼓鼓的，细麻布的衬衫上闪烁着两颗祖母绿，肥大的白裤，裤筒垂到用俄罗斯牛皮做的模样古怪的靴子上，靴子是红的，上面有蓝色花纹。

弗雷德里克的到来没有碍他的事。他几次转过身来冲弗雷德里克挤眉弄眼。接着，他送雪茄烟给周围的人抽。可是，这群人大概让他腻烦了，他走到稍远的地方去。弗雷德里克也跟着走

过去。

起先，两人谈论各种各样的烟草，随后，自然而然地扯到了女人身上。穿红皮靴的先生给了年轻人不少忠告。他大谈理论，叙述逸事，甚至现身说法。他口若悬河，语气亲切，带着一股放荡的坦率劲儿，听着叫人开心。

他拥护共和政体。去过许多地方，深谙戏院、餐馆和报社的内幕，认识所有知名的艺术家，亲热地称呼他们的名字，弗雷德里克随即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，受到他的鼓励。

忽然他中断谈话去观察烟囱管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计算了许久，想弄清楚“活塞每分钟抽动几次，每次多长时间……等等”。数目算出来后，他又大大称赞沿途的风景，说自己摆脱了事务羁绊，感到很高兴。

弗雷德里克对他怀有几分敬意，忍不住问起他的尊姓大名。这位陌生人一口气回答道：

“雅克·阿尔努，工艺社的老板，家住蒙马特大街。”

一个鸭舌帽上镶着一条金绒饰带的仆人过来对他说：

“先生可以下去一会儿吗？小姐哭了。”

他走了。

工艺社是一家兼营两项业务的商号，包括一个画报社和一个画店。在家乡书摊的大广告牌上，弗雷德里克不止一次看到过这家商号的名称，雅克·阿尔努的大名神气活现地横书在广告上。

烈日当空，船桅的铁箍、栏杆的铁皮和水面被照得闪闪发光。船头把河面犁出两道沟，两股河水一直流到草场的边缘。每到河流拐弯处，映入眼帘的总是杨树组成的一道淡绿色屏障。乡野空空荡荡的，天空有几朵静止的白云。厌倦隐隐约约地扩散开来，连轮船也行驶得无精打采，旅客的模样就更不起眼了。

除了头等舱有几个资产者外，乘船的全是工人、店员和他们的家眷。那时候，人们出远门习惯穿得又脏又破。差不多每位旅

客都戴顶旧希腊瓜皮帽，或褪了色的帽子；穿的不外是在写字台上磨破了的窄小的黑上装，要不就是在商店里穿得过久、纽扣开裂了的礼服。间或，一件交叉式圆翻领的羊毛开衫，露出里面沾上咖啡渍的白布衬衣，假金饰针别着破领带，粗布条编的便鞋上系着鞋套。两三个无赖手里拿着缠皮条的竹杖，也斜着眼睛看人。有些做父亲的，瞪着眼睛问东问西。他们站着或蹲在行李上聊天。还有人躲在角落里睡觉。有几个人在吃东西。胡桃壳、雪茄烟头、梨皮和包在纸里带来的吃剩的猪肉碎屑，把甲板弄得很脏。三个穿工作罩衣的木器工人，待在餐厅门前。一个弹竖琴的，衣衫褴褛，把臂肘支在乐器上养神。不时可以听见炉膛里炭火的哔剥声，或者一声喊叫，一声朗笑。驾驶台上，船长不停地在两个绞车卷筒之间走来走去。弗雷德里克想回到自己的舱位，他推开头等舱的栅栏，惊动了两个带狗的猎人。

突然，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象。

她独自坐在长椅当中。或者说，至少他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人，因为她的目光使他两眼发花。他走过时，她正好抬起头来。他不由自主地垂下肩膀。待走到稍远处，他站在同一侧望着她。

她戴一顶宽边草帽，粉红色的飘带在背后随风飘拂。紧贴两鬓的黑发从中间分开，绕过两道长眉的眉梢，梳得低低的，仿佛充满柔情地紧靠在她的鹅蛋脸上。一件带小圆点的浅色细布连衫裙，四面铺开，起了许多褶子。她正在绣着什么；笔直的鼻梁，下巴，整个身躯，清晰地映衬在蓝天的背景上。

由于她一直不改姿势，他左右绕了好几圈，以掩饰自己的勾当。后来，他索性站在她那把靠长椅放着的小阳伞近旁，假装观看河上的一只小艇。

他从没见过像她那样光亮的褐色皮肤，那样诱人的身材和能透过阳光的纤纤玉指。他十分惊讶地端详着她的针线筐，仿佛在看一件新奇的东西。她姓什么，住在哪里，生活得怎样，有过什

么经历？他希望知道她卧室里有什么家具，她都穿哪些衣裙，和什么人交往。他有一种更深层的欲望，一种永不满足的、折磨人的好奇心，肉体占有的欲望反而消失了。

这时，来了一个戴头巾的黑种女人，手里牵着一个已经长得很高的小女孩。女孩刚睡醒，眼里滚动着泪花。她把女孩抱在膝盖上。“小姐快七岁了，可还是不听话，再不乖，妈妈就不喜欢她了。她被人惯坏了。”弗雷德里克听到这番话，喜上心头，仿佛有了一个发现，到手了一件东西。

他猜她是安达卢西亚^①人，说不定是克里奥尔人^②，从岛上随身带来了这个黑女人。

一条紫色阔条纹的长围巾搁在她身后的铜船壳板上。在海上遇到潮湿的夜晚，也许她曾多次用它来裹身，盖脚，蒙在里头睡觉！可是，围巾被流苏拽着，渐渐往下滑，眼看就要掉进河里。弗雷德里克纵身一跃，一把抓住它。她对他说：

“谢谢您，先生！”

两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。

“太太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阿尔努先生出现在扶梯的防雨罩下，大声喊道。

玛尔特小姐向他奔过去，搂住他的脖子，揪他的胡须。传来了竖琴声，她吵着要听音乐。不一会儿，弹竖琴的人被黑女人带进了头等舱。阿尔努认出他以前当过模特，便用“你”称呼他，引得在座的人十分惊讶^③。终于，竖琴手把长发往肩后一甩，伸出双臂弹奏起来。

这是一支东方的抒情歌曲，歌中唱到匕首、鲜花和星星。这位衣衫褴褛的歌手，声音尖锐刺耳。蒸汽机突突的响声与曲调合

① 安达卢西亚，西班牙南部一地区。

② 克里奥尔人，指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。

③ 按法国习俗，代词“你”（tu）一般在亲友熟人之间使用，表示关系的亲密。

不上拍。他益发用力弹奏，琴弦震颤着。琴声铿锵，如泣如诉，好像一个失恋而又高傲的情人在唉声叹气。河流两岸，树林从高处一直延伸到水边；河上吹过一阵凉风。阿尔努夫人茫然地凝视远方。乐曲停了，她眨了好几下眼睛，仿佛刚从梦中醒来。

竖琴手谦恭地走近他们。正当阿尔努掏钱的当儿，弗雷德里克把握紧的手掌伸向琴手的帽子，怪难为情地张开手掌，把一个金路易放在里面。促使他在她面前进行施舍的不是虚荣心，而是一个和她一起祈求赐福的念头，一种近乎虔诚的感情。

阿尔努一边给弗雷德里克指路，一边诚心诚意地请他一起下到船舱去。弗雷德里克说他刚用过午餐，其实他饿得要死，可是钱袋里已空无分文。

随后转念一想，他和别人一样，有权在船舱里待着。

资产者们正围着几张圆桌吃饭，一名侍者跑前跑后地忙着。阿尔努夫妇坐在餐厅右边的尽里头。弗雷德里克在一张绒面长凳上坐下来，顺手捡起一张报纸来看。

阿尔努夫妇将在蒙特罗改乘开往夏龙的驿车。他们要去瑞士旅行一个月。阿尔努夫人埋怨丈夫溺爱孩子。他在她耳边叽咕了些什么，大概是句贴心话，因为她露出了笑容。然后他站起来拉上背后的窗帘。

天花板很低，又刷得雪白，反射出强烈的光线。弗雷德里克坐在对面，连她睫毛的影子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她用嘴唇抿一口酒，掰一小块面包吃。手腕上用金链子系着的一枚天青石圆形饰物，不时碰着盘子，丁丁当地响。可是在座的人好像没有注意到她。

有时，隔着舷窗可以看见一只靠过来接送旅客的小船从船侧滑过。饭桌上的人把头伸出窗外，叫着沿岸的地名。

阿尔努抱怨菜做得不好，一看账单，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，硬要人家打了个折扣。随后，他带年轻人来到船头喝掺热糖水的烈

酒。可是弗雷德里克不一会儿又来到天篷下，因为阿尔努夫人已经回到那里。她正在阅读一本灰色封面的薄薄的书，两边嘴角不时翘起，额头闪耀着快乐的光芒。弗雷德里克真羡慕这本书的作者，竟能编出这些似乎吸引住她的东西来。他越凝神注视她，越觉得她和他之间存在一道鸿沟。他想到，他还没引她说出一句话，没能给她留下一点回忆，可是一会儿就要无可挽回地同她分别了。

右岸一马平川，左岸是片牧场，缓缓地延伸开去，和一座山丘相接。山上有些葡萄园、胡桃树、一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磨坊；更远处，与天边相连的白色岩石上，蜿蜒着一条条小路。若能同她并肩攀登，她的裙子下摆扫着发黄的落叶，他搂着她的细腰，聆听她的声音，凝望她的明眸，那该是何等的幸福！船可以停下，他俩只须弃船登岸；可是，这件区区小事，却比撼动太阳还难！

稍远的地方，有座带方形墙角塔的尖顶城堡。城堡正面有个花坛。林荫道两旁，高大的椴树形成黑色的拱顶。他想象着她从绿荫小径边经过。就在这时候，一名少妇和一个青年出现在台阶上。台阶两边有几棵箱栽的桔树。随后，一切都消失了。

小女孩在弗雷德里克身边玩耍，他想吻她一下，她躲到保姆身后。他母亲责备她对这位抢救了披肩的先生不礼貌。这莫非是间接谈话的一个开端？

“她终于要和我讲话了？”他忖度着。

时间紧迫，怎样才能得到去阿尔努家做客的邀请呢？除了吸引阿尔努注意秋色以外，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。他说：

“眼看冬天就要到了，那可是舞会和宴会的季节呵！”

但是阿尔努一心忙着照管行李。絮维尔的堤岸出现了，两座桥愈来愈近。轮船先驶过一家制绳厂，接着又驶过一排低矮的房屋；下面有几口烧沥青的锅和一些碎木片。沙滩上，孩子们边跑

边翻筋斗。有个男人穿着汗衫，弗雷德里克认出了他，冲他喊道：

“快点！”

船靠岸了。弗雷德里克在成群的旅客中，费力地寻找阿尔努。阿尔努见到他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再见，亲爱的先生！”

弗雷德里克上了码头，转过身来。阿尔努夫人站在舵旁。她向她投去一眼，尽量把全部心意倾注在这一眼中。她依然纹丝不动，好像他什么也没有表示似的。随后，他对仆人的问候毫不理会，问道：

“为什么不把车赶到这儿来？”

那家伙连忙赔不是。

“蠢东西！把钱给我！”

他上一家客栈吃饭去了。

一刻钟后，他真想假装出于偶然走进驿站的院子，说不定还能再见她一面。

“何苦呢？”他想。

一辆四轮马车把他载走了。这两匹马并不全是母亲的，有一匹是向税吏尚布里翁先生借的，和她的那一匹并排套在一起。伊齐多尔头天动身，在布雷一直歇到傍晚，又在蒙特罗宿了一夜，因此两匹牲口显得很精神，轻快地跑着。

收割过的田野，一望无际。大路旁栽着两行树，石子堆一个接着一个。渐渐地，圣乔治新镇、阿布隆、夏蒂翁、科尔贝以及其他地方，整个旅程又浮现在他脑际，那样地清晰，以致他现在又看出一些新的细节，一些更隐秘的特征。在她袍子的最后一道边饰下面，露出她脚上的一双细巧的栗色高帮缎鞋；在她头顶上，斜纹布的天篷好似一顶宽大的华盖，边沿的小红流苏迎着微风不停地颤动着。

她活像浪漫派小说中的女子。在他看来，给她增添一分则有

余，削减一分则不足。天地仿佛突然间变得开阔了，她正是万物会聚的那个光点。——于是，他在马车的晃动中，半闭起眼睛发起呆来，沉浸在想入非非的无限欢乐之中。

到了布雷，他不等车夫拿荞麦喂牲口，一个人先上了路。阿尔努叫她“玛丽”来着。他高声大喊：“玛丽！”他的声音消失在空中。

一大片紫色的晚霞，把西边天空染得火红。大捆的麦秸，堆在只剩下麦茬的田地中间，投下巨大的阴影。远处的农舍，传来狗吠声。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涌上心头，他打了一个寒战。

伊齐多尔追上了他，他坐到车夫座上亲自赶车。他不再动摇，打定主意，不管怎样，一定要登门拜访阿尔努夫妇，与他们结交。他们的家一定很好玩，再说他喜欢阿尔努；以后的事，谁知道呢？想到这里，一股热血涌到脸上，两边太阳穴嗡嗡作响。他狠抽马鞭，紧抖缰绳，把马赶得飞快，害得老车夫一再说：“慢点！慢点嘛！这样马会得气喘病的。”

弗雷德里克渐渐平静下来，听着家仆讲话。

家里人正眼巴巴地等着少爷回去，路易丝小姐还哭着吵着要跟车来接。

“路易丝小姐是谁？”

“罗克先生的闺女，您知道吧？”

“啊，我倒忘了！”弗雷德里克漫不经心地应道。

可是，两匹马快走不动了，一瘸一拐的。圣洛朗教堂的大钟敲九点时，他来到校场母亲的家门口。莫罗夫人是当地最受尊敬的人。这幢宽敞的、花园朝向田野的房子，更增加了她的名望。

她出身于贵族世家，如今没落了。由父母做主，她嫁给了一个平民，她怀有身孕时，丈夫被一剑刺死，留给她一笔受了损失的财产。虽然她每周接待三次客人，不时还在家里摆酒席，可是点多少根蜡烛，都是预先计算好的，而且她经常眼巴巴地等着收

地租。她像掩盖恶习一样瞒着这份拮据，因此变得很严肃。然而，她锻炼操守，却不假装正经，也不尖酸刻薄。她最小的施舍，也好像大施善财。谁要挑选用人，教育闺女，制作果酱，无不前来向她请教。主教每次巡视，总到她家里下榻。

对儿子的前程，莫罗夫人是雄心勃勃的。出于谨慎的处世态度，她不喜欢听人谴责政府。她儿子先得有个后台，然后再凭自己的本事，也许能当上参议员、大使、部长。他在桑斯中学得过优秀奖，出色的成绩说明她有骄傲的资本。

弗雷德里克一跨进客厅，大家乱哄哄地全站起来，一一同他拥抱。然后大家拉过扶手椅和靠背椅来，在壁炉前围成半个大圆圈。冈布兰先生立即问他对拉法热夫人的看法——这件轰动一时的案子^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，莫罗太太把他拦住了。冈布兰先生深表遗憾，他认为，这场争论对这位将来要当法学家的青年有好处。一气之下，他离开了客厅。

这位是罗克老爹的朋友嘛，做什么事也不会叫人吃惊！一提起罗克老爹，大家自然谈到当布勒兹先生，因为他刚刚购置了福泰尔的地产。但是税吏把弗雷德里克拉到一边，想听听他对基佐先生^②的一部新作有什么看法。人人都想了解他的个人事务；伯努瓦夫人巧妙地打听他叔叔的消息。这位好亲戚身体怎样啊？好久没有他的音信了。他在美洲不是有个远房的堂兄弟吗？

厨娘进来说，少爷的菜汤做好了。大家识趣地纷纷告辞。等到客厅里只剩下他们母子俩，她低声对他说：

① 指一八四一年在诺让发生的一起毒杀亲夫的案件。据悉拉法热其人举止鄙俗，性格粗暴，其妻屡受伤害，终至以砒霜杀之，当年九月，罪犯被判服终身苦役。

② 基佐（1787—1874），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。文中所提他的新作，是指《法国文明史》。自复辟时期起，他历任政府要职，担任过内政、教育、外交大臣等。他对内反对一切社会改革，对外主张与英国融洽相处，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被赶下台。

“怎么样?”

老人十分热忱地接待了他，但没有表露自己的意图。

莫罗夫人叹了口气。

“她如今在哪儿呢?” 他问道。

驿车滚滚向前，她一定裹在披巾里，秀丽的头依着车壁的衬布睡着了。

母子俩上楼各回各的卧室。这时，十字天鹅客栈的一名侍者送来一张便条。

“什么事?”

“戴洛里耶叫我去一下。” 他应道。

“啊! 你的同学!” 莫罗夫人轻蔑地冷笑了一声，“他真会挑时候!”

弗雷德里克犹豫了一下，但友谊占了上风。他拿起了帽子。

“可别去得太久了!” 母亲对他说道。

二

夏尔·戴洛里耶的父亲原是作战部队的上尉，一八一八年退伍，回诺让结了婚。他用妻子陪嫁的钱，买了一个执达吏的职位，勉强维持生计。由于积愤难平，性情变得乖戾，加上受旧伤折磨，又始终怀念皇上^①，他把满腔怒气都发泄在周围人的身上。像他儿子那样动辄挨打的小孩是少有的。但无论怎样拳打脚踢，这孩子就是不求饶。他母亲有时出面调解，同样遭到粗暴的对待。最后，上尉把儿子安插在自己的事务所里，叫他终日伏案抄写公文，结果他的右肩明显比左肩发达得多。

^① 指拿破仑。

一八三三年，在法院院长的劝说下，上尉卖掉了事务所，他妻子患癌症去世了。他搬到第戎去住，随后又去特鲁瓦做招兵的买卖。他为夏尔弄到了半公费，送他上桑斯中学读书。弗雷德里克就是在这所中学认识夏尔的。但是，一个十二岁，一个十五岁；加上性格迥异，门第悬殊，两人并不来往。

弗雷德里克的五斗橱里，放着各式各样的食品，许多考究的东西，比方一整套梳妆用品。他喜欢早上睡懒觉，喜欢看燕子飞，还要读剧本。他留恋家里的舒适生活，觉得住校苦不堪言。

执达吏的儿子却觉得在中学里过得挺好。他学习勤奋，读了两年就跳班升入三年级^①。可是，因为他穷，也许还因为他好斗，周围的人暗中对他怀有敌意。有一次，一个工友在中级班的院子里喊他小叫花子，他扑过去掐住工友的喉咙，要不是有三个学监拦着，他一定会把工友掐死。弗雷德里克不胜钦佩，上前紧紧抱住他。从这以后，两人亲密无间。一个高班生的友情，肯定满足了低班生的虚荣心；而那个高班生把这主动献上来的忠心，当作一种福分接受下来。

每逢假期，戴洛里耶的父亲都让他留在学校里。他偶然翻开柏拉图的一个译本，读后欣喜若狂。于是，他对形而上学的论著着了迷；他带着年轻人的蓬勃朝气，怀着冲破思想牢笼的豪情接触这类论著，因此进步神速。茹弗鲁瓦^②、库赞^③、拉罗米吉耶^④、

① 法国中学最低的年级是六年级，数字越小，年级越高。

② 茹弗鲁瓦（1796—1842），法国唯灵论派哲学家，翻译了大量苏格兰哲学著作，如《托马斯·里德全集》。

③ 维克托·库赞（1792—1867），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，翻译过柏拉图的著作，主要作品有《真善美》、《现代哲学史》等。

④ 拉罗米吉耶（1756—1837），法国哲学家。折衷主义奠基人之一。

马勒布朗什^①、苏格兰学派^②，他读完了图书馆的全部藏书。为了弄到书看，他甚至偷过图书馆的钥匙。

弗雷德里克的消遣活动就不那样严肃了。他到三王街去画雕刻在一根柱子上的基督系谱树，又去画大教室的正门。读完了中世纪的戏剧，他又开始读弗鲁瓦萨尔、科米纳、皮埃尔·德·莱斯图瓦尔、布朗托姆的回忆录^③。

读了这些书，种种图像萦回脑际，他觉得需要把它们再现出来。他野心不小，想有朝一日成为法国的瓦尔特·司各特^④。戴洛里耶思考的则是一个放之古今而皆准的庞大哲学体系。

他俩常在课间休息时站在院子里，面对大钟下用油漆涂在墙上的箴言，谈论着这一切，在小教堂圣路易的鼻子底下窃窃私语，在俯临公墓的宿舍里憧憬着未来。每逢散步的日子，他俩排在别人后面，说个没完没了。

他们的一个话题是中学毕业后的打算。首先，用弗雷德里克成年时可以从自己财产中提取的一笔钱，他们要作一次远游，然后返回巴黎一起工作，永远不分离。至于工作之余的消遣，他们将在用绸缎装点的小客厅里与公主谈情说爱，或与名妓一起痛饮狂欢。希望的激情冷却了，继之而来的是重重疑虑。兴高采烈地讲了一通废话后，他们静悄悄地一言不发。

夏日傍晚，他们沿着葡萄园边的石子路，或旷野的大道久久

① 马勒布朗什（1638—1715），法国哲学家，著有《真理探索》、《道德论》、《形而上学和宗教对话录》等。

② 指信奉托马斯·里德提出的“常识哲学”的哲学流派，它不仅是十八世纪、十九世纪初英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影响了同时代的法国和意大利哲学。

③ 弗鲁瓦萨尔（1333—1404），科米纳（约1447—1511），皮埃尔·德·莱斯图瓦尔（1546—1611），均为法国编年史家。布朗托姆（1540—1614），法国作家，著有《名人传》等。

④ 瓦尔特·司各特（1771—1832），英国著名作家，创造了多部脍炙人口的叙事长诗和历史小说，对后世作家产生过很大影响。

地走着。夕照下麦浪滚滚，空气中飘过阵阵白芷的芳香。他们觉得憋闷，面朝天躺下来，头昏眼花，好像醉了。其他人脱去外衣，有的玩捉人游戏，有的放风筝。学监呼唤他们。大家沿着流水潺潺的花园和老墙投下阴影的大马路回校；空寂的街道上响起他们的脚步声；栅栏门开了，他们登上楼梯，好像纵酒作乐以后那样忧伤。

学监先生硬说他俩互相吹捧。然而，假若没有朋友的激励，弗雷德里克是升不上高班的。一八三七年暑假，他带戴洛里耶回了家。

这个年轻人不讨莫罗夫人喜欢。他饭量极大，星期天不肯去望弥撒，还发表拥护共和政体的言论。最后，她想他一定带他儿子去过声名狼藉的地方。他们的交往受到监视，这更加深了他们的友情。第二年，戴洛里耶从中学毕业，到巴黎读法科，两人真是难舍难分。

弗雷德里克原打算去巴黎找他的。他们已有两年未见面了。久别重逢，他们互相紧紧拥抱。为了说话更方便些，他们来到桥头。

上尉目前在维尔诺克斯开一家弹子房。他儿子要求结算由他代管的遗产，他勃然大怒，索性不再给儿子寄生活费。戴洛里耶想以后参加会考，竞争法学院的教职。可是他没有钱，只好在特鲁瓦给一名诉讼代理人当首席文书。靠节衣缩食，他能攒下四千法郎。即使从母亲的遗产中得不到分文，这笔钱也够他在谋到职位以前，自由自在地用三年功。所以，至少目前必须放弃他们一起在京城生活的原定计划。

弗雷德里克垂下了头。他的第一个梦想破灭了。

“别难过，”上尉的儿子说，“来日方长，我们还年轻。我会去找你的！别再想它了！”

他用手摇了摇弗雷德里克，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，问起他旅